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異同二

韓退之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其與墨子者至矣及爲策問則曰孔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又與孟簡書云楊墨交侵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壞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

也其所言自相矛盾如是

雲谷雜記

野客叢書謂唐史與三說皆云退之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縛殺之卒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傾欹再三更執之孝忠云云上因得平淮西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

載讀李商隱淮西碑詩又非關老卒推仆乃爲當時讒  
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曳倒之別刻文昌之作也又考韻  
語陽秋謂碑成李愬之子謂沒父之功訟於朝憲宗使  
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諸說不同竟  
不知易者何意余取二文反覆誦讀段文才學充實援  
古證今六朝體格非淺學能辨韓文古健簡約難入時  
眼憲宗當時易韓爲段自有深意至於姚鉉選粹亦錄  
段而棄韓宋人宗韓遂大貶段作是爲韓公盛名所怵  
耳李商隱詩亦只述韓文可惜未嘗訾及段作使人知

韓文之足重也敢作迂評爲臨淄蓋臣

徐氏筆精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讀  
之令人翛然有出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爲最  
南狀與越相似僕悶則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  
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蝨含怒竊  
發動成瘡疣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鈇鋤潭袁家渴果  
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聞見後錄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

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

唐白敏中碑

集古錄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余嘗攷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

如此

侯鯖錄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六

三

元稹上疏論諫職稹自敘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諫職

在後今從舊傳

通鑑考異

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制書以  
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  
又尙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宏景等乃奉詔此  
二傳一以爲穆宗一以爲憲宗一則云宏景固執帝怒  
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宏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  
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宏景等卽不知餘人爲誰此皆  
舛誤之甚者也

韋宏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新唐書糾繆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其名傳昌全甯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

捫蝨新語

韋溫傳云爲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今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常侍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卽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



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宏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延老盧宏宣傳皆遺此一事未載

新唐書糾繆

咸通元年九月劉鄴請贈李德裕官裴坦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

畧云子昱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孤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勅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絢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絢具爲其子瀉言之瀉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絢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旣寤復謂瀉曰向見衛

公精爽尙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爲同列  
言之旣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昱護喪歸  
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  
爲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曰身留蜀郡路隔伊川  
鄴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昱懿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  
或者後人僞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爲  
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鵠  
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  
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

緯嘗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  
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  
敏中前作相旣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鄴表云  
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  
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  
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  
宗卽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  
錄鄴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勅批便令內養宣  
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六

六

經延資庫見廣厦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  
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  
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  
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於崖州上曰如有此  
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  
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  
始卽位卽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  
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通鑑  
考異

咸通十四年兵部尙書牛公叢除劍南西川節度使十

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川主云此時止欲專詣  
京都懇求朝見論理枉遭讒間隔絕梯航冀與尙書繼  
好息民朝來暮往今故假道貴府請於蜀王殿安下三  
五日卽前進公覽書驚駭乃復書曰十二月二十四日  
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安撫使守兵部尙書成都尹牛叢  
致書於雲南詔國坦綽麾下專人遽到示翰忽臨承統  
押師徒來及近界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  
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曰不得預  
萬國之名舜巡方嶽之時不關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

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  
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  
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  
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  
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  
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兇醜肆害  
生靈況乃毗橋僨師施江敗績於何今日不改前非妄  
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  
狂詞乃云假道所要於蜀王殿安下五日卽便前去者

且先代帝王之宮也豈外邦蠻貊以居之是必天怒鬼  
誅殞身辱國以爾欲其褻瀆示彼誠懲況天設華夷國  
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臨  
天子藩屏必是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  
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  
之師深入鑄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卽須翦蔓除根  
當此之時後悔無及坦綽今旣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  
道已排比戰場點齟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  
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繫候於



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鄧噏段首遷二人持報書望詳

覽不具某白

成都文類

鴻臚

謹案新唐書載叢賁南詔蠻書一篇事同文異

今附錄於後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  
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  
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  
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  
場然毗橋施江之敗績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  
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

之凡部有强弩二百鑄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  
之長戈二百掇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  
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  
爾吾又能以旁騎畧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  
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曰旻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  
黑則休夜半而代凡吾兵五日一殺敵爾必晝夜戰  
不十日憊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  
深讎雖女子能齟齬薄賊況强夫烈士哉爾祖嘗奴  
事西番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讎之戾耶蜀王故

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坦緯且死  
乾甯四年朱朴再貶郴州司戶實錄朴貶郴州司戶按  
薛廷珪鳳閣書詞有朴自祕書監責除蜀王傅分司東  
都制云苞藏莫顧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復云猶希  
顧問之間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云爭臣條  
奏憲府極言指陳負固之謀忿嫉崇姦之計與此稍異  
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

永貞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李司空論  
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

耳通鑑  
考異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  
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宏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  
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  
所據西溪  
叢語

凡詩文與他本有題同而詞異者陳鴻長恨歌傳見麗  
情集京本大曲詞多異同李德裕集敘二首前篇鄭亞  
作蓋亞爲桂帥時撰今德裕集用之後篇李商隱作疑

亞先委判官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

文苑英華辨證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啟云七州千萬戶集作  
七縣十萬戶時微之在浙東若以越州管內言之則七  
縣十萬戶若以浙東觀察使所統言之則元文似是但  
千字疑啟中誇大之詞姚崇冰壺誠龐恭致水恭字當  
作參事見後漢牛僧孺譴貓趙厥亂岷蜀以羅沖征之  
厥當作厥沖當作尙一名仲事見晉書河南尹魏少游  
謝官表蒙恩除臣河南尹又云發自渠州星言卽路按  
唐書少游傳自渠州刺史授京兆尹而表文又引鉤距

平反二事今云河南未詳許智仁奏懷州黃河清表伏見涼州元石式昭靈命臣部黃河應時清澈按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六年正月懷州黃河清十七年涼州李襲譽奏瑞石其年鄭州滑州河清今涼州元石在先懷州河清在後則與史異

文苑英華辨證

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喬潭羣玉山賦登隱全石鎮罔兩賦登隱全之邱莊子本作隱弁釋文弁符云反又音紛賈餗穿楊葉賦謨詒不能以施力莊子本作喫詒喫口懈反喫詒多力也李德裕大孤山賦掩二山而磔

豎據郭璞江賦虎牙嶸豎以屹峯而諸本並作傑陶洪

滅裂禾賦並陵兢而靡窮據揚雄甘泉賦作凌兢

或云凌陵

通陳子昂陳明經誌顓頊虎頭顓文粹作欽按後漢周

變欽頊注欽或作顓邱凡反而集又作燕頊此類並仍

其舊或注一作

文苑英華辨證

凡年月與他本異不可輕改者如歐陽詹迴鸞賦癸亥

之歲作幸於西詳上文云承八聖之重光則德宗也德

宗建中四年歲在癸亥有奉天之幸而一本乃作癸丑

癸丑爲代宗大厯八年無西幸事且非承八聖也張仁

直賀中宗登極表今月一日牒至皇帝去月二十五日

光臨寶極按二唐書神龍元年正月丙午

即二十  
五日

中宗

卽位時仁直在洛州所上表作去月爲是而唐類表乃  
作五月失之遠矣劉子元昭成皇太后冊文開元四年  
秋八月甲辰朔改通鑑目錄八月爲是而唐大詔令乃  
作七月權德輿奏孝子劉敦儒狀貞元二十年留守韋  
夏卿奏聞臣至洛都今又十年改唐書德輿以元和八  
年罷相後爲東都留守自貞元二十年至元和八年恰  
十年而集本乃作貞元二年呂才五行祿命葬書論春



秋魯桓公六年九月又云建申之月周以子爲正月九月卽七月建申也而二唐書改作七月蓋從夏正則非春秋本文矣元稹白氏長慶集敘長慶四年樂天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子以爲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集作明年秋當改元案長慶四年敬宗卽位明年改元卽正月也按制詔內寶厯赦書長慶五年正月七日改寶厯元年安得謂之秋乎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異域國名有與史傳異者如紇圻斯門按唐書黠戛斯傳黠戛斯古堅昆國亦曰紇圻斯後訛爲黠戛斯李德

裕與紇斡斯書與前篇黠戛斯書及唐黠戛斯傳事迹  
並同今文苑旣出黠戛斯門又有紇斡斯門誤矣韓愈  
送鄭尙書序真臘于陀利之屬按南史通典並作干陀  
利而諸本韓文並以干作于又烏公先廟碑從戰榛鹿  
集本文粹並作棕祿棕祿山也杜牧爲中書門下請追  
尊號表鄭吉之理焉壘班超之鎮地乾焉當作烏地當  
作他見二漢書

文苑英  
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存疑一

右武德九年太宗詔一通乾封元年高宗詔一通皇太子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六朝以來碑字固多別體而此碑書雨露之雨爲兩朕爲賸不應至此或有誤也又表中有貝到門徒之語亦未知其所云

文鈔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嬉

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  
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  
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暴晦神羞求合於  
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  
言衛公訢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  
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  
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  
若可信也

李衛公書

廣川書跋

孫伏伽諫徒世充餘黨表云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而

赦書乃十二日或脫十字也又云常赦不免咸赦除之

今赦無此文豈實錄有不盡歟

資治通鑑考異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耳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

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  
漢關之歌不應遺畧疑時未有此歌

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

亦爲

後人所增爾

唐薛仁貴碑

集古錄

高朕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

之以俟博學者

永徽元年顏有意書

集古錄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跡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  
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  
出爲蘇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爲中  
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

權九有蕩析公黜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  
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訥爲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沒  
已遠事得於傳聞未足盡信也

金石錄

姚州在昆明之弄棟川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  
川人多姓姚故置姚州麟德中置都護府按賓王露布  
二篇考之高宗時皆無影響

駱賓王兵部奏  
姚州破賊露布

四六法

海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  
載以宏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



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

集本作維下同

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

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

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

也時敬業以前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

集本作帥

所謂譴及

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而叔王但著一

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沒不見耶

唐魏

載墓

集古錄

誌銘

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攸止卒後后尙幼隨例入宮

及王皇后廢賜號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開元二十

五年十二月七日薨

年四

贈皇后諡曰貞順仍立廟於

京師昊天觀之角乾元之後享祀仍停初十四年四月

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爲皇后進疏諫云云

文多

不錄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爲

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爲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

而云職參憲府若題年恐錯卽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

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爲右丞相竟未知此

表是誰獻之

唐會要

元獻楊皇后傳云開元十七年葬細柳原明皇命張說  
爲誌文云石獸涇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陵閉  
兮脂粉暗不知何年兮開鏡奩按張說集節閔太子妃  
楊氏墓誌云初上在東宮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  
又載鞠養忠王之事然則元獻傳云肅宗撫鞠於王妃  
又引張說誌文皆誤也疑元獻之薨不在開元十七年  
劉昫誤以節閔妃爲元獻后也

唐書  
直筆

狄梁公盡毀諸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於吳興項  
王廟馳檄以毀之其胎饗遂歇然吳興項王碑陰有顏

魯公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竟陵子陸翥所載圖經大厯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進真卿上都尅期首路竟陵是諗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命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曰觀此題則顏公時廟尙在祭祀不絕豈狄公旣毀而湖人竟復之耶二公俱以忠直方正名而所見不同如

此宛委  
餘編

李北海翩翩自肆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

畫品在神妙間碑辭絕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李北海

海雲麾弇州山人稿

將軍碑

孱孫顏由進士官歷臺省除洛陽令移典杭州入大理

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虢州刺史嘗歎大道久隱澆漓時

極今於正經揭道字為志於子史揭道字為翼成五十

卷行於代建軒轅皇帝鑄鼎原碑銘聞於朝王顏追樹十八代祖

晉司空太原王

公神道碑銘

鴻臚

謹案蒲州府志以此碑非唐人所作云文中謂

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後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廢之而自立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求之傳記事皆無有且晉於是時獻公未強并州太原尙在狄地汎州牧之官始自漢世安得晉於此時卽用以爲牧而先立此號又謂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自龜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語尤無稽且太原鄉牒其狀乃顏所上狀稱冀州刺史碑乃云河東太守狀稱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碑乃云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安有一人自述其先

世而牴牾不合若此又謂開元中左相張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厯初左相縉叔越認瑯邪封齊國公夫說與縉自以功名官位得封初未聞越認之事且公侯之爵亦非因越認門望可邀得者云云其辨甚詳

牒縣符稱得前同州郃陽令王顏狀鄉名太原者本因遠祖毛毛生卓毛漢末爲冀州刺史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薨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毛塚今在猗氏縣西次郭門外卓塚在臨晉縣東南解故城

二里子孫因居河東公私譜牒遂著河東郡望子孫始  
居之地名太原鄉又按天后朝拾遺陳子昂集有中州  
司馬濟翁墓誌云葬於長壽原至今鄉有太原號也又  
按唐衣冠譜第是開元初勅柳沖修撰載廣州都督元  
珪幽州都督壽陽公方平更稱太原王氏頃屬羯胡逆  
亂百姓逃去永泰元年縣司遂廢省前件鄉併人戶入  
解城鄉顏等今屬孝理之時宗望將墜逢時不舉後嗣  
何知望請復立太原鄉名且廢解城之號

大曆十四  
年四月

闕名太原鄉牒



碑文大意與太原王氏世皆謂出自周靈王太子晉

氏族

畧世系表皆同

不知太子年十五已是神仙至十八賓於帝不

應三年之中遂有嗣息今考太原王氏始自周平王孫  
赤莊王時赤遂奔晉此卽顏之本支所自出也稽之唐  
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太原王氏先世及大房二房子孫  
無一合者可知其與同時之太原氏族皆不同系矣碑  
所載諸人史皆無傳可考要之顏撰此碑自必無誤其  
追溯源流亦必有據或所傳各有不同未可據他書以  
疑碑也碑有云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左相縉越認

瑯邪越認二字殆是越次而認他族之義乎然則說之

先世本由范陽徙洛陽與認族者異碑云越認其義究

未詳

晉太原王公碑

金石萃編

碑云府王左僕射馮翊嚴

闕

疆理西鄙營軍沔陽嚴下

泐一字陝西通志云唐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嚴武增修

有記卽謂是碑則所泐者乃武字也武爲挺之之子兩

唐書傳稱挺之爲華陰人嚴氏有馮翊華陰二望碑稱

馮翊者舉其舊望也惟碑有左僕射之官兩書嚴武傳

所無且舊傳稱武卒於永泰元年

杜工部年譜亦同

不應貞元

三年嚴武尙在是陝西通志與碑不合碑敘伊尹呂望

夷吾樂毅只四人而云八君子亦不可曉

諸葛武侯孔廟碑

金石萃編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

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爲小也

未詳

困學紀聞

鴻墀

謹案閻若璩曰昌黎熟於莊蜀本越字

李翱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翱此

又何也

捫蝨新語

周洪道云韓退之逐鱷事李翱行狀及皇甫湜神道碑皆不載豈以鱷近怪故刪去乎

方輿勝覽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韓曰序言尚書公奉詔收魏博六州卽田宏正也據傳宏正事兄融甚謹朝廷知其友愛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則誌所謂中丞叔氏尚書公爲元和中第一勳中丞實與有勞天子降恩其家偕享貴榮詔賜夫人爲鉅鹿夫人信矣然傳言推能爲太子賓客及相州刺史而

不言爲中丞豈史畧之耶誌言鄭國公徵生叔昇考徵傳有子四人曰叔玉叔琬叔璘叔瑜而無叔昇者誌字之誤未可知也

五百家注音辨  
昌黎先生別集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敘稱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爲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辨之可審其爲韓餘孰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

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黃氏曰抄讀韓

右殷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

也

唐柳宗元殷

集古錄

舟和尚碑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  
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杼軸經緯  
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緣以  
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耶

望溪集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  
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  
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白撰墓誌云與彭  
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北夢瑣言

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白不應有此論列集固

無之光謂君直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古有行之者則此  
奏亦不爲過但白非其人也與元稹二表俱非是當以

唐書爲正

文苑英華注

鴻臚

謹案白氏長慶集論請不用奸臣表附錄於後

臣某言臣聞主聖臣忠聖主旣明臣輒獻至忠之誠  
上明國之典下去邪之疑伏望陛下納臣之諫則海  
隅蒼生兵屯咸偃無大臣之諫則國必敗有大臣之  
諫則國必安非疑元稹之愆其事有實亦不虛矣矯  
詐亂邪實元稹之過朝廷俱惡卿士同冤裴度論議



之謀陛下已令獎度之勳不允所請理已爲乖今陛下含忍不爲竄逐處之臺司同議國典天下人心無不惶戰何執元稹之言居度散司之職且同議裴度功業今代一人卿侯士庶無不同惜今天下欽度者多奉稹者少陛下不念其功何忍信其奸臣之論況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囂軒之過東都留守誠卽清閒人勞之功不合居於散地伏望陛下聖恩照明並無矯言伏乞追裴度別議寵榮臣素與元稹至交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

以存國章之政臣等職當諫列不敢不奏謹奉表以聞無任兢迫戰切之極瞻望迴恩天下同慶 又案

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居易有論元稹第三狀謂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言甚激切與此表大相刺謬

白居易長慶二年出守杭州按公作冷泉記謂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或云相里君名造然未有的據不敢列於

表

咸清臨安志

白香山詩與元微之倡和什有六七元白齊名微之爲樂天作詩序手自排纘成五十卷不可謂不密矣乃樂

天作醉吟先生傳云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  
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  
酒友獨不及微之誠不可解

徐氏  
筆精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  
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  
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尙存耶

司馬  
光續

詩話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  
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

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  
謂贈典旣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卽蠟所以謂之蜜章  
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蜜  
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綸言  
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諡議  
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蹠書密章  
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  
他別有所出也

齊東野語

鴻臚謹案蜜章二字宋樓鑰攻媿集亦屢用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存疑二

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  
稱之而行事畧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  
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  
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  
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  
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茗溪漁

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  
爐烟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  
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  
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

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劉禹

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劉禹錫大和六年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

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  
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筦  
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為邦本謹按太和年去  
應物刺郡時已更六朝四十餘年矣賓退錄  
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

元晦相國從子出爲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見疊綵山  
有千越四望左右迴翼心大樂之引水穿沼治亭院其  
間晦自命名其小記與題篆似皆出其手晦於元氏亦  
秀而文有勝抱者乃杜牧之薦其友人韓又云又惡晦  
之爲人將有所揚必有所抑又絕無指實恐牧之斯言

非篤論也

桂故

韋溫傳云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今案  
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部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  
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



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又案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爲猶封還詔書無乃史誤記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尙未厭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

新唐書  
糾繆

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

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此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  
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  
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  
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  
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  
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  
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  
之說不然大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野客  
叢書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長江

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  
方城尉撫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  
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謫  
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宛委  
餘編

廣明元年六月詔許南詔和親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  
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  
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  
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疆  
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

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  
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元宗冊蒙歸義爲雲南王其  
子閣羅鳳降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  
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棕奏以入  
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爲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  
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名  
似是盧攜奏草也

通鑑  
考異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  
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

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

吳郡志

鴻臚

謹案碑文完好載吳郡志題爲再修功德記云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迄唐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  
聿興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  
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云云又云以雋僑居是  
邑俾書其事時爲中和四年所云雋者不知何人玩  
其文或釋子之流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  
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

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

者故爲是言耶

避暑錄話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中

有云南由市入爲閤北抵湖出爲閤中之館名字不

知何音義錄於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唐韻多字卽亦字

丹鉛

總錄

唐李德誠出宋齊邱書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

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進

書

資治通鑑考異

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允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令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允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則敬瑭反後允孫尙爲學士草答詔三說參攷互

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五代史纂誤

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顓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八

六

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

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

烝人矣

案命官分土等句係平淮夷雅之表此似脫表字

而韓賀卽位表乃曰

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

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考古質疑

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陳留郡文宣王廟碑文苑總目

旣題作獨孤及而兩卷重出

八百十四卷八百四十六卷

並作陳兼

按此篇載獨孤及集中梁肅作集後敘云述聖德以揚

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肅出及門必不誤書然碑  
末乃云命客卿前封邱縣丞泗上陳兼志之豈及命兼  
代作或及自作以兼爲名乎又文武百僚謝示開府魚  
朝恩以所造周易鏡圖表田神玉謝端午物表二篇並  
以爲張說作按朝恩乃代宗時神玉大厯中爲節度使  
張說於開元十八年已卒疑當作邵說文苑多有以邵說爲張說者  
爲李懷光讓起復表二首題作獨孤及按及神道碑以  
大厯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而舊史載懷光大厯十  
二年以母憂去職明年方起復決非及所作而本集亦

無之疑文苑所編誤蒙前表名氏

前表爲李給事讓起復七首乃獨孤及也

元稹論裴延齡表二首按表論延齡譖陸贄事又云職

忝諫司然贄以貞元十年貶稹於元和元年除拾遺相

去十一年而稹集亦無之白居易請不用姦臣表按表

言元稹尙居台司裴度爲東都留守事又云職當諫列

然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亦不在諫列而

本集亦無之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

其或有疑當兩存者李華衢州刺史廳壁記武威公李

僕射傑武威一作武陵按二唐書傑傳並云武威縣子

常袞謝贈官表臣亡祖故慶王文學楚珪世系表作雍  
王文學李邕謝慰諭表貶臣爲常州司戶本傳作富州  
司戶洛州司戶崔日知日知傳作洛州司馬楊炯宇文  
珽碑曾祖顯和後魏將軍集作冠軍北史本傳作冠軍  
將軍碑與集疑省文崔湜元希聲碑鄖國公武攸望唐書攸望  
封葉國公攸宜封息國公穆員李抱真誌高祖修仁啟  
封申國公世系表作鄖國公路巖渾侃碑迴貴拜豹韜  
大將軍元慶右玉鈐將軍靈邱伯太壽太子僕表作迴  
貴豹韜大將軍靈邱伯元慶鎮國大將軍太壽太僕丞

楊炯崔獻行狀祖宏壽隨獲嘉縣開國侯父萬善皇朝  
左監門將軍持節隆州諸軍事守隆州刺史表作宏壽  
左監門將軍獲嘉男萬善閬州刺史顧況韓滉行狀父  
休太子少保贈司空權德輿韓洄行狀父休太子少保  
贈司徒二唐書作太子少師又如楊炯後周青州刺史  
齊貞公字文彪碑內云華州刺史封青州齊郡公而題  
云青州刺史柳冕青帥乞朝覲表內有瘡癘之語唐書  
冕傳爲福建觀察使而題云青帥凡此者皆未詳也

文苑

英華  
辨證

事有可疑或兩存者如史宏冰井賦廬陵之瑞空存三色之名按異物志廬陵城中一井水二色半青半黃

宋永

初山川記同

今作三色李庾西都賦配前秦與後趙此言京

尹也文粹又作前王似謂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但疑顛錯其文耳侯喜秋燕辭巢賦漢落葉兮一作漢案戶兮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大戴禮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南正南北也一作疑是崔元翰請復尊號第三表白虎通曰伏羲正五始按白虎通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今諸本並作五

始疑誤

此表又見柳文亦作五始

杜牧請追尊號表武帝之逐北虜

四海耗半高宗之伐鬼方三年迺克尙書班史稱德詠

功按鬼方事見周易既濟未濟二卦今云尙書疑誤

集本

同或疑是逸書

劉彤論鹽鐵表孝武爲政廐馬三十萬匹後宮

數千萬按貢禹傳孝武取好女數千人以填後宮今云

數千萬疑非李嶠攀龍臺碑蓄宏圖於綠鶴之鼎綠鶴

當作綠鶴騷曰綠鶴飾玉后帝具饗后帝殷湯也伊尹

綠烹鵠鳥之羹又修飾玉鼎以事湯湯以爲相鵠鶴二

字通用

說見鳥獸篇

又龍額虎肩有合良之骨法戴鈴懷斗

似高密之容狀額當作顏合當作含帝王世紀文王龍  
顏虎肩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高密乃禹字  
亦見世紀王勃梓州白鶴寺碑鹽泉錦室家稱三燭之  
毫疑當作三蜀之豪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又云三蜀  
之豪又廣州寶莊嚴寺碑王堂之居池郡但舉賢良池  
疑當作汝事見後漢王堂傳一作王商非楊炯隰川令  
李公誌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按漢代恭王子義嗣其  
父爲王楚元王子郢客由上邳侯嗣楚王今云代恭王  
子郢客未詳而集本又云楚代恭王之子郢非客爲侯



尤不可曉李商隱祭伏波廟文公孫淵之刺客淵集作  
宏俱非疑當作述事見馬援傳又祭宣武王尙書文鄙  
晉室之驚練練集作陳俱非疑當作練葛也事見王導傳  
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鴻臚謹案叔夏此書考覈精密中如杜牧請追尊號  
表以高宗伐鬼方爲出尙書實偶然誤記而叔夏疑  
是逸書未免有持疑不決之處然其用意謹嚴不輕  
點竄亦於是可見

其或有疑當兩存者如鄭璘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

使制旣云華陽奧壤黑水上游提封遠振於三川列郡  
豈惟於千里又云可權知河陽節度題云山南制乃河  
陽其詞又有華陽黑水三川之句河陽在孟州漢川洋  
川通川在山南西道或以爲三川皆所未詳賢良第五  
道策問化被柱州創基刑馬刑馬一作熊耳吳師道對  
策云天皇首出敝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以開  
都俯刑馬一作符熊耳按遁甲開山圖天皇在桂州崑  
崙山下地皇興於熊耳山榮氏曰人皇生於刑馬山對  
策旣指地皇故並存之李華衢州刺史壁記婺州分置

衢州領六縣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按  
唐志衢州六縣析玉山常山兩縣置信州止四縣今但  
云玉山疑脫常山二字又疑須江南鄉或爲常山地當  
考白居易溧水令白府君誌厯泗州虹縣令泗集作宿  
按唐志元和四年始析泗州之虹置宿州大和三年廢  
七年復置時白府君卒於大和八年未審何時厯虹令  
也楊炯王義童碑縣州萬安縣令縣一作錦按唐志錦  
州常豐縣縣州羅江縣並初名萬安至天寶元年並改  
今名蘇頲褚無量碑十一代祖盛後漢海鹽長子孫因

或存一作

文苑英華辨證

凡鳥獸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如喬彞渥洼馬賦夏  
后九伐按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則  
伐疑當作代張仲素千金市駿骨賦豈辨靈螭之洪允  
按顏延年赭白馬賦祖雲螭兮則靈疑當作雲張說隴  
石監牧碑騅駟駮駮雜鴉駮集以駮作駮鴉作

駟騶雜作駟駟按詩有騶有駟有雜注白馬黑鬣

曰駟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雜又乘乘駟注駟白

雜毛曰駟此碑正用詩中語集本恐非牛上士師子賦

豈方姿於魑儵儵當作魑張景陽七命曰拉魑魑上胡甘切

白虎也下式六切黑虎也石鎮罔兩賦雖鳧鵠而異稟將斷續而則

悲鵠莊子作鵠鄭情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貴主悲黃

鵠崔日用詩雙鵠願為歌李適詩主鶴歌悲願鵠馬懷素詩空餘願黃鵠漢書作鵠按玉

篇鵠何各切鵠胡篤切漢紀注云黃鵠大鳥非白鵠也似是二物然莊

子鵠不日浴而白陸德明音義直云鵠又作鵠並胡洛

切則是一物又藝文類聚鶴門亦有鵠事樂府飛來雙  
白鶴一作白鵠則鵠鶴通用不可輕改解鵠語判驗茲  
鵠鵠取效何異於公明公明管輅字也此判題云鄰婦  
殺夫鵠來相告事見管輅傳則鵠疑當作雉古沃切玉  
篇云鵠雉鵠廣韻鵠鵠似鵠而周禮設其鵠注鵠鵠  
小鳥今並存之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凡草木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敬括豫章賦掩莫靈  
之光價按莊子楚之南有莫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  
百歲爲秋莫疑當作冥劉禹錫傷往賦飄零日及之萼

集作日反按廣志曰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並有日及賦反字恐非散括木連賦白居易集有木蓮樹詩序

云其花似蓮此賦亦云狀中浦之芙蓉連疑當作蓮吳

筠竹賦簾簾筍筍曼射筒林筍

筍一作簾

籊籊籊

籊一作簾

按吳

都賦簾籊有叢類聚載筍竹初學記載蔓竹吳都賦又

云籊籊射筒柚梧有篁注柚梧竹出交趾張衡南都賦

籊籊籊籊初學記竹譜又有籊竹似桂疑當作簾籊籊

籊射筒籊籊籊籊籊籊而籊字亦可並存又籊籊綽文

而繡攄菡疑作籊初學記籊籊竹皮類繡此類覽者所

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八終